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一

重栞宋本孟子注疏附挍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中華民國丙寅年夏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正義十四卷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注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叩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

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巳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聞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會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弇

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

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
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
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
莫窮於奥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注疏題辭解

題辭解 【疏】 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子思門人道既通所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嬴秦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自是盡矣其七篇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衆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西京趙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經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咸歸宗於趙氏隋志云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鄭玄注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綦毋邃孟子九卷唐書藝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存趙岐注十四卷唐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定仍據趙注爲本今以爲主題辭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之書其題辭爲孟子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 【疏】 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爲孟子書之序也張鎰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注尙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

孟姓也 【疏】 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也案魯史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爲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孟懿子往是孟氏爲仲孫氏之後改孟也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疏】 正義曰此敘凡稱子之例也案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然則後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如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獨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爲子焉

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 【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所作此書故摠名號爲孟子也唐林愼思續孟子書二卷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今趙氏爲孟子之所作故摠謂之孟子者蓋亦有由爾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各有名目也故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也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

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姓字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紀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焉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云國近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又曰魯擊柝聞於邾杜注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爲魯所并云爲楚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爲楚所并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疏 或曰至他國○正義曰此敘孟子爲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其說在孟姓之叚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佚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求諸侯以逐三桓後至魯頃公時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述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疏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孟子自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干不合退與萬章之徒敘詩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 疏 周衰之末至亂朱○正義曰此敘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太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於是僭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及田常弒簡公而相齊國諸

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强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横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爲以害仁義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敘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佞僞並行紅紫亂朱矣楊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云湮微者湮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仁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注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僞馳騁者論語云仁而不佞孔云佞口辭捷給爲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僞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注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尅土土色黃並以所尅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尅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尅水水色黑故騮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 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

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疏 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騁世時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心慕孔子偏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之者孟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

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疏 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敘孟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無名聞故慕仲尼託之空言而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末又遇漢之未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以垂法言以貺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遇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

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爲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漢以火德王故號爲炎劉劉高祖之姓氏也

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疏 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干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揔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揔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

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疏 帝王至浮雲○正義曰此敘孟子之七篇書爲要者也言上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興升平之治次而公侯遵循之則可以頌清廟云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注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欽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此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帝王以下言之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士也

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有風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有風人二雅之言爲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爲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爲言論仁則託以殺爲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爲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爲閒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著述之意也案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僭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丘者其惟春秋罪丘者亦惟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子之聖而著述焉案馬遷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敘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疏】七十子至衿也○正義曰此敘引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而爲論語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注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注周禮云荅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荅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錧鎋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爲五經六藝之要

如此錧鎋與夫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作此七篇之書而儀象論語之書是亦錧錧喉衿衞靈公問陳
於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
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衞靈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
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衞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商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
根椇也謂曲橈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氏以楬豆商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
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
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皆言
意合若此類者甚衆故不特止此而已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
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
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亾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
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孟子至泯絕○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得其傳也蓋孟子生於六國之時
憫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道遂絀而不明于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爲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
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
書故孟子之書號爲諸子以故篇籍不亾而得傳於世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爲意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于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于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八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八自是之後五經獨有博士訖於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詩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至迫切而趙岐遂引孟子說詩之言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義其言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

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别其言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疏 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意而為孟子解也言我生自西漢之京若以世代根尋其祚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為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間乃零下嬰戚于天是其時遇迍邅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強負擔於濟岱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白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奥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於是乃申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為章句具載本文章章别為意百分七篇作上下篇為十四卷究極而言雖不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朗哲者如見其違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缺源云為之章句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説此更不言缺源丁公著案漢書趙岐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誡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趙氏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衞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衞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例者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爲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爲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爲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爲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旣以梁惠王問利國爲章首遂以梁惠王爲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注云梁惠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嬴嬴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爲惠王惠王二十一。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罃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爲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衞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岐所以引而爲例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

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簒弒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

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簒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嘆其禍也

疏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爲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況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亦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荅惠王也言王何必特止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爲言下利以利益爲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國則爲王之大夫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爲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爲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爲問大夫以家爲問士庶人以身爲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已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者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弒也無它焉則

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爲多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弑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千乘之利爲多也云弑者自下殺上謂之弑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者孟子言凡
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内取千乘而爲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内但取百乘而爲之大夫是亦不爲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爲勝耶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
今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爲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
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
是而以己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注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注曰辭也至之魏○正
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是也○注征取也至俱也○正義
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
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注萬乘至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
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故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
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
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爲少康所滅注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注云夷氏也故云夷羿○注云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崔杼爲齊之
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爲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爲衛
君是爲殤公殤公十二年爲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
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爲大夫故也○注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四豆

爲區四區爲釜釜十爲鍾是也○注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爲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爲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若子來爲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謂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孟子見梁惠王至豈能獨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之狀也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爲賢者問孟子亦樂此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荅惠王言唯有德之賢者爲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者至魚躍是孟子爲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民皆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衆民自然若子來如爲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囿之時麀鹿皆安其所而伏卧以懷其妊又且不驚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麀鹿之肥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麀鹿牝鹿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惠王也文王雖以民力爲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爲之如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以靈臺靈沼云者謂其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爲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衆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衆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衆共往滅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言也言桀爲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得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注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注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注言文王至使也。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注云麀鹿至澤好。正義曰毛氏注云麀鹿牝鹿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注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注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注云沼池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注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騶注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注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强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戴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

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疏梁惠王曰至民至焉　正義曰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心而爲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荅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意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塡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乃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至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爲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惠王荅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塡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孟子荅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戰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爲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爲王陳其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五穀豐盛饒穰雖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之網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之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墻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之老可以着其絹帛雞豚狗彘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序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班班然而半白

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孝悌之義爲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諷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又誡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爲惠王好征戰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注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注云魏舊河東至河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注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皆陳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注塡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塡塞也滿也禮云色容塡塡史云車馬騈塡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馬下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行鳴鐲車徒皆行鳴鐃且卻是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正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內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云使民以時包注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注數罟至不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罟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注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注井廬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萊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廛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爲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

五十異粻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注言人君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莩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曰無以異也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梃。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率。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疏】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爲一章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者是孟子荅惠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與刃有以各異乎云乎者是叉孟子未知惠王以爲如何故疑之也曰無以異者是惠王荅孟子之問言以杖殺人與刃殺人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廚之間有肥肉棧廐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況爲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爲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爲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也言仲尼有云始初作俑偶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嗣也○注梃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梃木片也○注俑偶人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爲俑者不仁埤倉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

子謳之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强焉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疏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爲天下之最强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遠及寡人之身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甚愧恥之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荅惠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閑暇日修孝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捶挺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梃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違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爲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各。彼秦楚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爲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

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閑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外有休息閑暇之日也○注韓趙魏至強也○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知伯于晉陽乃至分其地故號爲三晉是爲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
用文選樓藏本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一上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爲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疏

孟子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爲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爲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者是孟子言我復荅之雖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爲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

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苗而解王之意又以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
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爲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若有不好殺人者則天
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
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注襄謚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
年卒子赫立是爲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
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爲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爲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充之否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鍾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

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已以加於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此之緣木求魚爲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戰鬭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蓋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疏 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者齊宣是齊威王之子辟彊是也謚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威公小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荅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已為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宓犧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齕之言而荅宣王之問也胡齕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齕曰王坐於廟堂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其牛牽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釁鐘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

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所不忍則廢去釁鐘之禮與王復與牽牛者曰塗釁
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
宣王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是有此言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
知王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爲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
盡以王爲愛財也臣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者宣王
言誠有百姓以我爲愛財者齊國雖曰褊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是不忍見其牛之恐
慄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爲釁鐘不可廢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爲
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
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謂我爲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
大彼百姓之人安知王以爲不忍見其恐慄又爲釁鐘不可廢故以羊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
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就所死之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無罪而就死也何
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其已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愛其
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爲然故以此言復荅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
而謂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
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爲王
也此亦爲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牛之觳觫未見其羊之觳觫也凡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貌
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厨烹炙之事所以遠去之也
王悦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悦之而引詩之
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而爲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
子者宣王尊孟子爲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
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
動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
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
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銳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是宣
王荅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
諷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爲何如然則一羽之不
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

能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爲其不用力也一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爲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以不見安者爲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爲王是王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爲與不能二狀何以爲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之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爲與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爲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爲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役使但不爲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爲長者折枝之類也以其不爲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敎宣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擧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者孟子言爲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强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所爲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爲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爲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爲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度之爲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度之耳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爲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以爲危事外結怨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荅之以爲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爲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爲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爲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又曰否吾不爲是者宣王荅之曰我不爲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爲所大欲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

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爲所
大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己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者孟子
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
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爲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問孟子欲求知
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國與楚之
大國戰鬬則王以爲誰國勝之曰楚人勝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楚之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敵大國人之寡
少固不可以敵人之衆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
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
服八是何以異於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
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本也言今王發
政而施仁使天下爲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
歸之誰能止禦云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
百人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
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志以明白教我也我雖不能
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
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爲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若民
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困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
之事無有不爲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
而以罔民而可爲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
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
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
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
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
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不解。注宣諡
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彊立是爲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
曰宣諡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王齊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

無知有寵於僖公弑君自立九年春弑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爲桓公元年
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弑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鄄云晉文公重耳者
史記云周襄王十六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爲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
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爲晉惠公七年重耳
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爲晉文公九年在位卒云孟子不得行道故
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者案史記列傳已說在梁王段注注宓羲至聞也正義曰宓羲古帝王氏
也即伏犧氏也五霸者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崔李云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是也謂之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
五霸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證也注云觳觫牛於到死地處恐貌正義曰案廣雅有云
觳觫死貌是也云周禮大祝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
墮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
亂謂之亂之類也云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上春孟春也又言
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
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注愛嗇也正義曰釋文云嗇
愛濇也字法從來亩來麥也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亩音廩書云嗇夫馳是也○注百
鈞三千斤也○正義曰律歷志云銖兩斤鈞石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
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重一千五百二十銖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
百鈞是三千斤也○注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
河是也○注權銓衡至度物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釋文云銓平
木器又曰銓衡也權稱錘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巨黍
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
十分黃鍾之長爲十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
而分寸尺丈存焉○注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
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曰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是也
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孟子注疏挍勘記序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别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别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抄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删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删於十三卷自偁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諟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奐余蕭客先後傳挍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鋟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元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挍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挍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捨是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録

單經本

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行書每行字數參差不齊今止存十一碑見在杭州府學

經注本

北宋蜀大字本 章邱李氏所藏今據何焯挍本

宋本 劉氏丹桂堂巾箱本鄭師山所藏闕公孫丑告子二冊今據何焯挍本

岳本 亦據何焯挍本

廖本 廖瑩中世綵堂本元盱郡重刊今據何煌挍本

孔本 乾隆壬辰曲阜孔繼涵微波榭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韓本同

韓本 乾隆辛丑安邱韓岱雲刊

日本國古本 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 凡十四卷卷分上下閩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閩本無題辭監毛本有

閩本　監本　毛本

孟子注疏卷一上挍勘記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按此銜名十行本作兩行上空一字與音義序題銜合閩監毛三本改爲一行擠寫又音義銜龍圖下無閣字撰下有進字

夫總羣聖之道者 按自此至篇末十行本行行頂格亦與音義序合閩監毛三本首行頂格次行以下並上空一格○又記中凡摘經注疏句有不盡采全者倣經典釋文例

爲之音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此下者字是也

而共宗趙氏 按此下音義序有今既奉勅挍定仍據趙注爲本十二字僞疏删

惟是音釋 按此下音義序有宜在討論臣今詳七字

漏落頗多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落作略

若非再加刊正 按音義序無再加二字

臣奭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 按音義序此文作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鎭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僞疏删去寄祿官及臣字非也

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

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 按音義序無此文而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删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一段文蓋僞疏竄改又上文勅字及此進呈字十行本提行頂格閩監毛三本並接寫不提行

孟子注疏題辭解 按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又按音義孟子題辭張鎰云卽序也不云題辭解疑此解字是僞疏增又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

孟子至表也 監本此下有圖毛本無以下並同

值炎劉之末奮 毛本同音義出值炎云丁作直

繫周易毛本同音義繫本亦作系

爲正毛本同浦鏜正誤云政誤正按周禮小宰職聽政役以比居注或作正是正政古通用浦說是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監毛本同閩本誤脫上字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按宋高宗御書孟子石經殘本篇題並頂格不空字十行本正與之合蓋猶是舊欵閩監毛三本並低一字非又篇題下近孔繼涵韓岱雲所刻經注本及考文古本無凡幾章字音義及足利本有

趙氏注　孫奭疏十行本孫奭疏三字在第二行篇題下趙氏注三字在第三行上低一字下接注文閩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宋孫奭疏在篇題之前其注移在凡幾章之下考文古本注在趙氏注下與十行本合足利本注及題名在篇題後其題名作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趙氏作趙岐亦非按音義題辭下出趙氏字然則舊本題名不作趙岐并無注字也　梁惠王者自此至一側者也岳本廖本無又按十行本注文皆雙行細字閩監毛三本以注文改爲單行上冠注字非復十行本舊式矣

皆僭號者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皆專事焉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專作尊○按尊是也　爲諸侯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師上有所字　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側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孔本以作與無而之者三字韓本與宋本同有者字

梁惠王章句上十行本標起止下每作一圈以別正義閩監本同毛本去圈正義接標起止下以後放此

長老之稱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王尊禮之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故字　而來此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上有至字　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有下有可字無者字廖本無者字韓本足利本有下有可字考文古本有下有可字者乎作也

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下有必字足利本王何作可必　亦有仁義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惟字廖本岳本下有者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亦惟有仁義之道者

則國危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危下有亡字

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者字岳本無者字

亦皆弒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上下乘當言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作千是也

亦多故不爲不多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故作矣○按作故是

不足自饜飽其欲矣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而遺棄其親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忽後其君長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長作者

重歎其禍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重嗟歎其禍音義出重嗟則亦有嗟字　章指言孔本韓本作曰下同　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足利本集作輯　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凡章指十行本以下注疏本無今據廖本載全文于每章後各本異同卽注于下以補注疏本之缺全書同此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案每章疏首數句乃僞疏竊取趙氏章指之文而又不全載謬甚　孔曰放依也閩監毛三本孔下盍衍子字　又襄二十六年閩本同監毛本襄下有公字

乃顧視禽獸之衆多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其心以爲娛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誇咤孟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誇作夸音義出誇咤丁云誇也按此則作誇非也

亦爲人所奪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作當

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而之相三字日作曰廖本無相限二字孔本下有也字韓本考文古本無而相限三字下有也字

不督促使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不督云丁作踧○按踧疑裻之誤古裻與督義同音同爲父使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牝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牝作牸牸與牝義同考文古本牝作特特即牸之譌也俗刊之書多此誤字言文王在囿中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囿上有此字

麀鹿懷妊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妊作任則鶴鶴而澤好而已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於牣魚躍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於牣云丁本作仞

而民歡樂之各本同音義出歡樂云本亦作勸樂臧琳曰案左傳昭九年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

孟子謂王誦此詩閩監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謂作爲是也民由歡樂之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按由猶古今字

言古賢之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賢之作之賢與民同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與民共同其樂宋本孔本韓本作與民共同其所樂考文古本作與民同其所樂故能得其樂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能樂之

予及女皆亡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皆作偕日乙卯日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宋本孔本上日作時○按宋本孔本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湯臨士衆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湯臨士衆而誓之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民下有皆字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與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絶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以奉養文王也巳閩監毛三本巳作此非

注言文王至使也閩本同監本毛本使下有之字非

毛氏注云閩監毛三本氏作詩○案注當作傳

足以笑百步者否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步下有止字宋本否作不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足以笑百步止者不足利本作是以笑百步止者不音義出者不

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粟作穀

而獨望民之多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獨作猶

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於下有以字

所以捕小魚鼈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各入保城二畝半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各作夂是考文古本城作域非○按據公羊傳宣十四年注及漢地理志則作夂是也公羊注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今各本或作保城或作城保若依公羊則保城爲長

可以無饑矣監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閩本饑作飢按飢餓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此經當以飢爲正

頭半白班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頒班班然者也按以班爲斑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斑非也足利本作頭半白日頒班班者也山井鼎云日當作曰是○按頒白字說文作𩑶从須卑聲

故頒白者不負戴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足利本故下有曰字戴下有於道路三字韓本與孔本同無曰字

黎民不饑不寒監本同韓本閩本毛本饑作飢

言人君但養犬彘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犬作狗

不知以法度檢斂也閩監毛三本同毛本檢作撿避所諱宋本孔本韓本

不上有而字詩曰莩有梅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曰作云道路之旁有餓死者韓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旁作傍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卽古之賑字作賑者非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孔本於作乎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已矜窮則斯民集矣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閩監毛三本喪作送誤可以着其絹帛閩本同監本毛本着作箸背陣曰戰閩本同按背當作皆監本毛本改作皆是也周禮內人職云閩監毛三本同盧文弨云內當作均是也

殺人以挺與刃閩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挺作梃案音義云從木則此本及閩本誤也此本注俱作梃閩本經注並作挺梃刃殺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梃作杖

曰無以異也各本同孔本以異誤倒梃刃殺人與政殺人閩監毛三本廖本岳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梃刃殺人與五字無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有以字

率率獸而食人也閩監毛三本上率字作是廖本作是率禽獸以食人也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爲率禽獸以食人也足利本與古本同但人下有者字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各本並同足利本作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已

惡其始造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惡上有夫字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偪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斯作此也作邪岳本斯作此音義出死邪以教王愛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也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閩監毛三本之作莫廖本無之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焉二字

壹洒之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深耕易耨音義出易耨云下奴豆切字亦作薅

而爲王之敵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之二字廖本無而字考文古本作於王敵乎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

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願比死者壹洒之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閩本同監毛本近作爲　背離背散各各字誤閩監毛三本並作亡　韓魏趙至強也閩本同監毛本也改焉

大清嘉慶二十一年書用文選樓藏本校

孟子注疏卷一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挍

孟子注疏卷一下挍勘記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十行本各上篇下及下篇上下卷題名如此

魏之嗣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魏作梁

操柄之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柄作秉　按秉柄古今字古書柄多用秉者

沛然下雨音義出沛字云字亦作霈按初學記引此文正作霈　以苗生喻人歸也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歸作象　夏之五六月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韓本足利本作仁政孔本作一道仁政而已　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襄謚也至儀閩本同監毛本儀上有威字

齊不用乃適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岳本足利本無齊字　欲以仁義爲首篇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無爲字　然後道齊之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作然後道齊也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事下有也字

須述宓義義字誤閩監毛三本作羲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戲音義出宓戲

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而黎民懷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可以保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保作安

將以釁鍾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閩本同孔本韓本監毛本鍾作鐘下及注同音義出鍾與知此經亦當作鍾　上春釁寶鍾閩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作鐘按鍾當依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　不知誠充之否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充作有

不忍故易之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無也字

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謂上有之字

無傷於仁 各本同考文古本仁作牛 時未見羊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時上有王字

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合於二字

挾太山以超北海 各本同音義出以超云超或作趨 少者恥見役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改見爲是非也

敬我之老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我作吾非 言其易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亯也亯天下國家之福 孔本韓本閩毛本同監本亯作亨蒲鏜云誤 但舉已心加於人而已 閩本同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耳

可以量長短 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量作度考文古本亦作量短下有也字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爲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 尤當爲之甚者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當字

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閩本考文古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吾作我廖本監毛本耳作矣

遂因而陳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因而作緣以

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孔本閩監毛三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山井鼎云古本問作明恐非

臨莅中國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莅臨 而安四夷者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固不可以敵彊大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固不如彊大 猶鄒欲敵楚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無也字

蓋亦反其本矣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蓋作盍周廣業孟子四考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愼諸並以盍爲蓋 蓋當反王道之本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耳字韓本無當字耳字韓本考文古本蓋作盍山井鼎云似非

誰能止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者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石經惛作惛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石經恒諱作恒下同 人常有善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有下有所字孔本韓本人下有所字 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放辟邪侈侈音義云丁作移案考工記㮚氏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移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字 是罔民也各本同音義罔民丁作司民下同按丁本司當讀爲伺司伺古通用○按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

樹之以桑石經樹諱作植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韓本考文古本作稱 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考文古本牲誤性 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考文古本作路 畜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齊威公小白閩監本同毛本威作桓

通財鬻貨曰商閩本同監毛本財作利 莊公八年左傳王閩本同按王當作云監毛本改作云是也 十四年此文之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缺閩本出於十行本此其證也

孟子注疏卷一下挍勘記

[illegible]
用文選樓藏本挍

奉新趙儀吉挍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爲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爲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揔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其樂爲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爲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之狀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牾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効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疏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荅之曰好樂何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荅莊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荅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

鄭衛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幾
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
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
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爲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
得聞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同寧可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
孟子欲以此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爲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爲樂邪與人同樂爲樂邪曰
不若與人者是齊王荅孟子亦以爲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爲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爲樂與衆人同樂爲樂孰樂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復荅孟子
以爲不若與衆人同樂爲樂也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之意乃爲王陳
其獨樂與衆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
獨樂與衆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
疾痛其頭又蹙頞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爲樂發賦徭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
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頞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
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蹙頞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
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
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
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
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强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
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
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强不特止於庶幾無
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强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
之王能與民同樂爲樂則爲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所以謂
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
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
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
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
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注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傳云鄭
聲惑人心其與雅樂同也○注鼓樂至百姓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
金奏注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
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

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爲簫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邶詩簡兮之篇文也注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頭也頞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鼻頸而愁悶也○注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斿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王以爲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之囿爲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 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闊七十里故見孟子問之還是有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荅之以爲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爲文王囿如此之闊大民猶尚以爲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者宣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闊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爲之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闊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人與獵雉鳥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爲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爲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事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爲苑囿是如之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囿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予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囿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爲遊畋之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與○注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爲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囿而民猶以爲小也○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欲爲王陳古聖王之比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宦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荅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

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疏】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荅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也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慍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免是太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已意故荅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是孟子又荅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於衆曰彼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

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以篤厚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葛伯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爲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緜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駾突也喙困也趙注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注引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注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注疾視至敵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絶矣是與此同意。注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注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注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爲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

注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荅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

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
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
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
亡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
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
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大師曰為我作
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齊宣王至好君也。正義
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
之名也中間有池囿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
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
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荅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為人
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
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可也無他
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
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已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
謗也以民之所憂而已亦為憂之則在已有所憂而在下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
報之効也故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
下不歸往而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

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晏子告景公
之言而誨齊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杵臼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
八年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儛
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効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
姓晏名嬰者晏子荅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爲天子
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
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
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
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
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爲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
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别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
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
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睊睊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爲邪
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
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而虐
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行皆爲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
故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是也連者從流上而忘反之謂也如
書曰罔水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
者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
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溢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言也景公
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說者以其能悟而
改過也乃大戒勑於國而敢慢其事出舍於郊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
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
爲事角以爲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
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說君所以好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
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景公說晏子之言
而悟之也○注轉附朝儛至邑也正義曰云轉附朝儛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王
釋云㵐水名出南陽恐悞㵐爲儛他並未詳云琅邪爲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

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注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注云羲和湎淫亂往征之孔安國云羲和氏世業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文曰紂沈湎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者酒春秋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釋云胹煑也畚草器也。注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云罔水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似。注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爲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說羿爲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爲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爲窮國君號爲諸侯者何也。注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有炮烙之法後爲武王所伐是也。注徵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詖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𢙣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爲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爲民爲事也。注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注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孔注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云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疏 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

人皆謂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荅宣王爲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夫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爲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荅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荅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荅予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槖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槖囊者大曰囊小曰槖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者。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荅宣王也亶父大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大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之妃也。注謂太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

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
封內有太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注云太山
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
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禮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
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畢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
東方故東北之堂爲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
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
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角二筵有六尺
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注往
者文王爲西伯至妻子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爲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
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
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爲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
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爲井田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
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軍徒又采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
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爲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
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已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距橋之
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
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
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
。注詩小雅正月之篇者。注云哿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困也。注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注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
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邠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
用光言民相與和睦與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
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褁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爲今
子孫之基又毛注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
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方
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注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緜詩

與也緜緜不絕貌也毛注云古公亶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滸水涯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涯滸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自此至不如與衆共聽之樂十行本缺今所出者據閩本

梁惠王章句下監毛本此下有正義一段閩本無案十行本缺一頁計其篇幅當有正義閩本無者蓋李元陽所見十行本已有缺頁別據經注本補足故無僞疏也又各卷卷上篇題下並有凡幾章字閩監毛本此卷獨缺蓋經注本本無也又按此下正義是監本所補監本若別有注疏本可據不應脫漏凡幾章字然則十行本及閩本所缺之正義而監毛本有者疑是僞中之僞也

有是語不監毛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祗作不

先聖王之樂也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聖字

由古之樂也監毛本韓本同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

問古今同樂之意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樂作異　寧可得聞之與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與作邪廖本與作邪

與少人共聽樂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少下有之字案十行本少下空一字之字係閩本誤增監毛本仍其誤也　衆人共聽樂樂也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衆上有與字　與衆人共聽樂爲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爲字廖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孔本韓本爲樂作樂也

與衆人樂樂狀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無下樂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樂字作之

籥若笛短而有三孔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笛短作短笛足利本與古本同籥作籥故使民愁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使百姓愁

有憫民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憫作愍是以民悅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王之好樂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考文古本矣作也其國及對齊王自此至則爲之王者矣監本脫一頁而板心數不缺蓋承刊諸人之謬也毛本據別本補足故第四頁下有又四一頁言百姓皆欲之康強毛本同閩本之作王

則聲音則一也閩監毛三本無下則字其與雅樂同也補毛本同明監本其作不是也

文王在岐山之時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之字廖本考文古本山作豐宋本孔本韓本岐山之時作岐豐時而囿以大矣閩本同孔本韓本監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巳爲長寡人之囿爲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之字爲字廖本無爲字

民言其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作苦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古聖王之比也閩監毛三本比作交誤宋本無也字廖本王作賢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作賢無也字

文王事昆夷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作混夷按詩緜混夷兌矣皇矣箋串夷即混夷與此經正合作昆非也湯先助之祀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先作見按先字是也

故太王事獯鬻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太作大音義云後大師大王放此是經文皆作大作太者非北狄強者考文古本同閩本孔本韓本作彊監毛本作疆按唐人彊弱字通用彊強勉強字作強宋人避所諱多作彊監毛作疆乃疆界字非也身自官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官作臣

聖人樂行天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行天作天行

在於好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在作疾孔本韓本足利本在於作疾在

此一匹夫之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匹字足利本無之字按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

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無者是　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而比之之文也閩監毛三本之文作湯文是也　變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閩監本同毛本無邑于西戎四字乃據漢書刪是也　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亶父閩監本同毛本百餘作百有餘歲亦據漢書改

賢者亦有此之樂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能字廖本無之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人有不得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上有者字足利本也作者　適情從欲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從作縱音義出從欲云本亦作縱

君亦助之憂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君助憂之廖本之憂作憂之

放於琅邪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孔本韓本於作于　齊東境上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東下有南字可按疏引境作南字朱子注同是此注有脫也

以比先王之觀遊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觀遊作遊觀　先聖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上有之字

補耒耜之不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補作問

遊亦豫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按無者是　吾何以得見勞苦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吾作我

睊睊胥讒音義出睊睊云字亦作詣　行師興軍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文作興師行軍　而食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

之字有飢不得飽食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在位在職者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在職二字而作其慝惡

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方猶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逆作放逆先王之命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先王上有不用二字廖本逆作放棄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放棄不

用先王之命

惟君所行也石經無行字連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連下有者字是好無水而行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

韓本無是好二字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而作而上

以振貧困不足者也閩監毛三本振作賑非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困作下

召太師曰石經太作大

謂之好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好下有君字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導作道○按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非

其矜夸雪宮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夸作誇誤增言旁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

也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四孔本韓本作肆是也謚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也天下之民同其憂閩監毛三本天上有與字是也毛本憂誤作一而敢慢其事閩監毛三本敢上有不字是也閩本不敢字擠是閩本增

也怒而殺人者閩本同監毛本者作之類也用是絶其世不得似閩監毛三本似作嗣以其最清者也明監毛本同按清當作濁今改

正其事驟也驟字糢糊閩監毛三本如此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此章指末句注無此文

人勸齊宣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齊字

而文王常恤鰥寡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但憐憫此煢獨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憫作愍

行者有裹囊也　宋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裹囊合　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曰作四無行字岳本無行字足利本無之字曰作四

我有疾疾於好色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疾作病無於字孔本韓本於作在

古公亶父　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父作甫注同　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下有也字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齊宣問曰　閩監毛三本宣下有王字是也　詩云至於何有曰　閩監本同毛本曰作者是也　如有我用我者　上我字衍閩本有下空一格是亦以為衍而剜去之也監毛本無上我字不空格　必先有事於郊宮　補案明監毛本並從禮記作頖宮　注云胥可也　此上脫正義曰三字閩毛本注字作陰文監本注字上加圍非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挍勘記　奉新趙儀吉挍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
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
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
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爲交友
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爲交友之
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爲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爲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爲
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爲士師
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
亂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
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
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孟子見齊宣
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
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
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

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核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殽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遠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眞足爲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眞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

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注云行此三愼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爲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疏齊宣王問至未聞弑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荅宣王以爲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荅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甞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

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此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注金二十兩爲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悞爲二十兩

齊人伐

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與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荅齊宣以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荅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荅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荅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它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

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注簞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注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闢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爲親戚又莫知其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所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幷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疏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止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它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也者孟子荅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闊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爲夏方伯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爲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爲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爲已之聽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國爲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爲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爲後去其我而先向他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如霓不特此也又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貨易有無也耕于郊野者又不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者注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徯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爲王兵之來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

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中之寶器如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彊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衆爲置立其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九服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云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注旄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齯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閧鬬聲也猶構兵而鬬也長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賑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疏 鄒與魯閧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閧者言鄒國與魯國相鬬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鬬戰而有司死者有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荅穆公以爲凶荒之年而民皆饑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爲君之有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

驕慢殘害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曾子有云在戒愼之戒愼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者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爲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爲其長上矣○注鬨鬭聲釋云鬨鬭也故曰猶構兵而鬭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爲也

疏 滕文公至可爲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間廁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爲也者是孟子荅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荅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爲也其它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疏 滕文公至強爲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

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偪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爲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荅滕文公以謂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爲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爲居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爲居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爲居耳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爲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葢令後世可以繼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可必其成功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強自爲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疏 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正義曰此章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義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荅文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爲戎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

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大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又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為者也乃世世守之也當効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或云効死勿去是也○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氏小子何能使我不遇哉

疏 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予不遇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爲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荅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爲何往哉君今所爲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爲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爲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者是曰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爲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爲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荅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爲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爲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爲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爲之大夫故得以大夫禮用之爲其前爲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爲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爲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爲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爲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自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

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注樂正姓也爲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爲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注樂正者爲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爲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爲魯臣明矣趙注詳其意故云爲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孟子注疏卷二下校勘記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有士師鄉士　補明監本同毛本同案卿當作鄉今改正

王無以名也　閩監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名作知毛本王作我也作之毛本誤也

而詳審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疏戚相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疏戚作親疏　豈可不慎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可不重慎之　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　十行本乃字隣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乃作大隣作防音義出防比　核其鄉原之徒　閩監毛三本原誤愿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論曰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論語曰

以毀忠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考文古本作以毀忠臣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未聞弑君也　石經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同足利本君上有其字非也　不聞弑君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章指言孟子云　孔本韓本云作言　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主工匠之吏　補此本誤重吏字明監本毛本不誤　將以比喻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比作此

先王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作正法 此如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此何如也

二十兩為鎰按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喪服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鄭注二十兩為溢趙同若國語注二十四兩為鎰此別一說僞疏不了

是為教玉人治玉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足利本無也字 則玉不得美好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足利本玉下有人字非也 則何由能

治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者字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

已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孔本致下有何字是也 可不七經孟子考文作不可非 察哉 以曰且舍

汝所學以字明監本作而毛本作則毛本是也 朝一鎰米閩本同監毛本米誤朱按儀禮鎰作溢

樂師未奔廖本孔本韓本監本同閩毛二本奔作犇下同 故未取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奔走而去矣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走字 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悅之下有時字廖本則下有可字無

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考文古本

不疊此三字 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司比干觀其心閩監毛三本司作剳按剳字是

救燕伐齊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伐齊救燕

東向征西夷怨王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王作者考文云古本怨下有者字則衍一王字矣非也 則我蘇息而已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廖

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也

拯所也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所作濟閩監毛三本所作拯○按所誤字

老耄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耄作旄 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倪倪作繄倪案音義出繄字旄倪下云詳注意倪謂繄倪小兒也與今孔

韓本合○按依說文釋名作緊娘禮記襍記注作鷖彌此本作倪倪者誤也而止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作亡形近而譌章指言伐惡養

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考文古本王作至足利本作以大王小夫將何懼也至猶可及士也士止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而望雲霓如霓補毛本如霓作似多如之何可也閩本同監毛本何下有其字至蘇也閩本同監毛本也改息

軍帥也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閩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帥作率按率帥字通監毛二本作師則誤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可二字足利本無則也二字章指言上惜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已

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二國之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國二字

皆不由禮義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義字則有一謀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惟施德義以養民廖本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惟誤雖則是可以爲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則可爲矣廖本也作矣足利本作則可以爲矣章指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擇而居之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焉字困於强暴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强作彊

後世乃有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乃下有可字

强爲善而已矣宋本岳本廖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强作彊君子創業垂統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創作造成功乃

天助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以遺後世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巳矣作也章指言君子之

道正已任天考文古本作在天强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繒帛之貨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而去之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若將有得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作若將有所得也考文古本作若將有有得也複有字非　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

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非已身所能爲專也閩監毛三本專作者按注云非已身所能專爲則專字是也

樂正姓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不便見孟軻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古文本無也字

前以士後以大夫禮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考文古本士下有禮字

曰否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曰否云本亦作不○按古不否不同字後八一之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

止或尼之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尼之云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𡰥云居字　非人所能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能下有爲字

臧氏小子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臧倉小人閩監毛三本作臧氏之子考文古本作臧倉小子　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補案下云則一匹之賤夫此二夫字上夫字當爲賤之譌　案禮記有正子春補案正上當有樂字　凡衾皆

五幅閩監一一本同毛本五作三

孟子注疏卷二下挍勘記　　奉新趙儀吉挍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荅以仁義之事故曰梁惠王爲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爲首也既以仁義爲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爲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爲此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爲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爲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揠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注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衞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爲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爲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

蹜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心狄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

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踈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疏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爲然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荅之以此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蹵踖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爲賢曾西乃艴然慍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爲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爲仲父貴戚不敢爲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爲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爲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爲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爲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爲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爲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

而子以爲我願比之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爲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
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
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爲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
者蓋公孫丑自稱爲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
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
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
德化大行爲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足以爲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
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
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
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
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
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
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
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爲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爲
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
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
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
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
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也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
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雞鳴狗吠相聞
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雞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
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爲政
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其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
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以若飢餓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矣故孔子有
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
罰負諐交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

今齊國之時爲萬乘之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爲能如是也○管夷吾晏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八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之可也杜注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注云謚爲平謚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義曰曾西爲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是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云蹵然猶蹵踖者語云踧踖如也馬注云踧踖恭敬之貌○注艴然慍怒色○正義曰釋云艴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即慍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爲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己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爲高宗是也○注云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鎡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墻壍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啓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注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

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橈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
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
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
氣顚倒顚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
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治於神
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旅德教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
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
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
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言人行仁

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内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荅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荅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

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

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

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絶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

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

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疏**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宋人聖人量

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

其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我年

至四十之時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以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欲爲公孫丑言其不動心之道故荅之曰有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

如曾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荅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黝北宮姓名黝孟施舍孟姓名舍施發言之音也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爲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黝之

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却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但若刺被褐者

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己己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
嘗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
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稱名曰舍豈能爲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
此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子北宮黝養勇其迹近似子夏以其孟施
舍養勇見於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爲守身之本聞夫子之道則喻爲一貫之要故以
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於行而多方如子夏況在於紛華爲己有雜於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
灑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之
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黝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
以爲猶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
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勇爲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
不以小恐惴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已之勇爲義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
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爲守而要也言此則黝
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北宮黝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
氣義之别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爲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
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
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荅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
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
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
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言之以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子之
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善則告子之言以爲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
言雖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
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
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
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
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爲所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
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爲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

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荅孫丑言志鬱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荅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大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荅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者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飢餓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飢餓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爲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乃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爲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爲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爲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

助長之者也以其爲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揠苗
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義者以
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
亦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既得孟
予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
孟子又荅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詖辭其言有偏詖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詖不平之言我則知其
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
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
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
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況於齊王
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
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廋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
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
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爲政之末政爲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
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
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詖淫邪遁之辭爲非故於此言其善爲說辭善言德行爲是者也蓋言宰
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爲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爲
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
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
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
兼而能爲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爲國人所
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爲
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
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
不能德行之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爲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爲說辭然尚未得聖人
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爲孔子之高弟惟顏淵
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爲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
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

子荅公孫丑爲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歎也以其不敢居聖故嘆而言之也又言昔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
乎孔子荅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爲也我且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
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
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
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閒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者孟子常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全
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其體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
敢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
何者爲比也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是我之願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不比
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荅之以爲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
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非其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
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
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爲非君蓋所事
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爲非民蓋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
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
進而進而爲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爲之
久可以速則速雖接漸而行亦不爲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昔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
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爲伯夷
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爲伊尹之必於進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
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
問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荅之
以爲否不齊等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問
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則同者孟子荅
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里之土地而爲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
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皆不爲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故
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也者此皆孟子爲丑言此三人其所以
異者也言宰我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有小卑汙不平處蓋亦不至於

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爲公孫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即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逆其孔子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于今未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有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爲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爲之王丘垤之中以太山爲之尊行潦之間以河海爲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爲人倫之至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而超拔乎衆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注四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凡此是其禮文也○注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爲之勇士也○注云北宮黝北宮姓黝名也又云褐寬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枲襪也一曰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於他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惴懼也聞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惴惴其慄注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是也○注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注云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耳旦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爲豎臣有寵長使爲政豎牛欲亂後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壬而何叔孫曰何爲而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廋辭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是也大抵廋辭云者如今呼筆爲管城子紙爲楮先生錢爲白水眞人又爲阿堵物之類是也○注予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垤蟻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垤蟻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爲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注疏卷三上挍勘記

公孫丑者　自此至故以題篇廖本無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有

謂不率齊桓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率作帥按音義出不帥注云音率則作帥是也

恥見比之之甚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不重之字

尚不可以爲邪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字

何謂若易然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若作玉韓本考文古本謂下有王字

聖賢之君六七興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聖賢作賢聖

言其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相與輔相之　各本同音義出輔相云丁本作押義與夾同

雖有鎡基 音義出鎡基云或作茲 三豐時也 補案明監本毛本並作三農是也此本作豊形近之譌

今齊地士民以足矣 士當作土閩監毛三本不誤廖本考文古本民下有人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以作已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 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覲文王而陳王圖管晏 足利本作嬰非 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

猶爲曾西所羞也 閩監毛三本魯改曾是今據改 指孫丑而云也 閩本同監毛本孫上有公字按此及下章疏稱公孫丑爲孫丑不一而足當是僞疏本文如此非脫字也監毛每加公字非 其王者不作 其當作且閩監毛三本不誤 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一○ 此下脫雖字

用此臣位 各本並同足利本臣作巨非 輔君行之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而字 人當畏懼之 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畏作恐

夫子志意堅勇 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意作氣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無心字

不肯橈 宋九經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橈作撓按音義出橈字作撓非也 思以一豪挫於人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豪作毫非

舍豈能爲必勝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

吾不惴焉 音義之睡切丁本作遄音揣 詩云惴惴其慄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慄作栗○按說文無慄字作栗是也

不復取其心有善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也作已非

氣之帥也 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千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氣爲其次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焉字

故志氣顛倒音義出顛倒云字或作傎則志氣之相動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足利本無也字

治於神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治是也足利本作合布旅德教監毛本俱作布施

道無形而生於有形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道下有謂陰陽大道五字無於字韓本與廖本同大作天足利本亦與廖本同生有形作生於形非○按有謂陰陽大道五字無於字者是也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以無形生有形者也稟授羣生者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授作受○按授是言能養道氣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上有此字若人之餧餓也各本同足利本餓作饑

故爲義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義上有仁字而亦勿汲汲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字

以喻人之情邀福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者作也孔本之作助者作也韓本足利本之作助

天下人行善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其遲福欲急得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遲作邀○按遲是也讀如遲客之遲由此揠苗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之字乃反害之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乃作而常恐其行義各本同考文古本行作作急求其福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急下有欲字亦若此揠苗者矣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按考文引矣作也非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謂作謂何

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又足利本孟下有子字非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驪作麗之事作政韓本驪作麗足利本事作政按音義出麗姬字則宣公所見本亦作麗勸仲壬賜環之事閩監本同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作任毛本勸誤觀　能知其所趨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趨下有者字

辭言教命閩監毛三本同孔本作言辭命教韓本作言辭教命考文古本作辭言命教

夫子既聖矣乎各本無乎字此本有乎字非也足利本同

曰伯夷伊尹何如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憭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

故謂之非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要欲爲天理物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要誤更　冀得行道而已矣各本同考文古本矣作也

亦不至阿其所好各本同考文古本阿誤於

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於制度四字○按無者是

未有能備若孔子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有字

泰山之於丘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　未有盛於孔子也各本同閩本也上衍者字　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閩本同監毛本少一以字廖本上有則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以以作則所以　但不以無爲有耳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耳字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足利本作徧　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賢者道偏閩監本同毛本偏作徧非　然則氣爲所適善惡之馬閩監毛三本馬作路　苗是種之義者閩監毛三本義作美　誠辭知其所陷陷上脫詖淫辭知其所六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孟子非其所好之君非上脫言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是伊尹之如是也閩監毛三本之下有行字案閩本行如是三字擠則行字是閩本增也　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爲仕行進而字閩監本同毛本刪去是也　案帝王世說云閩監

毛三本同案說當是紀之誤 豎牛欲亂後 閩本同監毛本後作其室按監本其室字擠是監本據左傳改也 而不見旣自見矣 明監毛本同案而當曰謁豎牛語也

[illegible]清嘉慶二十年[illegible]
用文選樓藏本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爲霸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爲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爲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爲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爲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歟。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太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恥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濕汙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如能疾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任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事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閒暇無事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自迨天至或敢侮予蓋詩邠國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閒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其刑政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蓋以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鴞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莫得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維持國家則鄰國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為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閒暇以及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修明刑政是自求其禍

也以其禍福無有不自於己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言是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名也言太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己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修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也○注詩邠國之篇○正義曰鴟鴞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毛云鴟鴞鸋鴂也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箋云鴟鴞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注殷王太甲至不可活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及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雊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宋景公頭曼立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乙立為帝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謬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

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
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
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
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諸侯誠
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無敵於天
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
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已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
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今
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者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
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
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
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為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
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
者之事則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
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為其所惡而賊其
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
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為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
名為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為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
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為主其主民有郊於

内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道者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絶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注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注言古之設關至旅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案鄭注云譏異服識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飢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市儳布質布罰布廛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疏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當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於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慙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爲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已之不能爲善者是自賊害其善而不爲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爲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爲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

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爲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廓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已者能皆廓而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己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爲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疏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匠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最爲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爲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

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
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爲者爲其有
以禦之也仁之爲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
其禦之而不爲哉今仁之爲道人莫禦之使不爲而自不爲仁者是亦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
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爲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爲人所役者也旣爲人所役
而恥辱爲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如擇術而恥爲弓矢也如恥爲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爲
仁也以其爲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
仁者如射至反求諸己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
而發矢射之也旣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己者但反責求諸己而已矣
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人常愛之猶之正己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猶之發而
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大舜虞舜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疏】孟子曰至與人爲善○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爲人人
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爲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爲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
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已之善亦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
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爲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爲善者此孟子自引
舜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爲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
爲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爲善是亦與人爲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
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爲善之事也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者此孟子所以復言凡爲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注大舜虞帝
至同者也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注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疏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則不與爲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是不友其非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汚於已也推已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恥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汚於已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爲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至是亦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汚君汚君濫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已之賢才必以欲行

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阨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浩浩與人偕偶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牽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故以不去爲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爲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爲不恭敬然狹隘與不恭敬是非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爲夷太史公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爲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爲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獄之官鄭玄亦云然

孟子注疏卷三下挍勘記

足也 監本足誤是 而往服就於人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就作從 非心服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

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 韓本足利本作來 之

譬猶惡濕而居界下 音義本廖本考文古本界作堺閩監毛三本猶作由孔本韓本猶作若界作堺

邠國鴟鴞之篇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國改風非 猶尚知及天未陰雨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猶字 人君能

治國家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其字

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若此之謂玉字○按無者是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

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　言國宓修政宓必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改正　詩邠國

之篇閩本同監毛本改爲詩邠風鴟鴞之篇非　放之於桐宮桐宮閩本同監毛本刪桐宮二字　君有君人之言云閩監毛三本云改三是也今改

正

萬人者稱傑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勝字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音義出願藏云或作臧音藏　周禮載師閩監毛三本足利本載誤戴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誤下同

七曰關市之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征作賦是也　復古之征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去

不橫稅賦各本同考文古本賦作則非也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甿○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甿如說文引周禮以興耡利萌是也　皆樂爲之氓

矣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氓作民　氓者謂其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

自生民以來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自下有有字按石經此文漫漶然細審之此句是六字當亦有有字也　自生民以來閩監毛三本同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下有所字欲下有者字

天使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

自已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中有云此閩本同監

本剜改云此作此文毛本與監本同　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閩本同監本於關市之賦下剜增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九字毛本同監本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出內交云本亦作納　未有知之小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下有也字

暫見小孺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下重小字　情發於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情字韓本足利本情作以　非爲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其字　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爲之者而然五字足利本同古本也上多一矣字按無五字者是

無辭讓之心石經下文讓諱作遜此處模糊亦似遜字　演用此云演用下文注云引用引即演聲之誤也說文曰演者長流也

可引用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謂君不能爲善各本同考文古本君作其非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出擴云亦作彍　擴廓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也是也蓋形近之譌　凡有四端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無四字　若火泉之始微小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火泉作水火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所以非謂之非人也上非字閩監毛三本作皆是今改正

矢人惟恐不傷人恐閩本誤豈　函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甲作鎧下作甲同音義出鎧字　作甲之人也考文古本甲作鎧　故治術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治作凡非　又安得爲之智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何得爲智乎

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當反責已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已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當反責已仁恩之未至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足利本作忘非　勿爲矢人也足利本作勿力矢也非

禹拜善言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讜是也○按段玉裁曰今文尚書禹拜讜言古文尚書禹拜昌言

虞舜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爲帝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

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閩本從下有耕字無者字監毛本同閩本

望望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望望去之考文古本作望望伐之後作望望代之古本並非

後乃歸於西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遺佚而不怨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　阨窮而不憫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裎亦作程○按儀禮注作程

憫瀗云善已而已閩監毛三本云作也廖本孔本韓本瀗下有也字考文稱古本善已而已善上有云字則與此本合足利本作其非音義出瀗也云本亦作滿　惡人何能汚於我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邪作也

援而止之音義云或作正之　由由浩浩之貌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浩浩作浩浩然　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不憖去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伯夷隘音義或作阨或作阸　無欲彈正之心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彈誤憚按音義出彈正字　孟子乃評之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耳字考文古本評作平無耳字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閩本同監毛本伯夷下增非其君三字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此上脫注字閩監本同毛本增是也

奉新趙儀吉挍